

中国文联出版社



爱的梦幻

〔美〕辛西亚·弗里曼 著 雷平 亦非 译

爱的梦幻

〔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 著 曹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ILLUSIONS OF LOVE

by Cynthia Freeman

G.P.Putnam's Sons edition January 1985

Berkley edition February 1986

爱的梦幻

[美]辛西娅·弗里曼 著

雷平亦非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960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19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3,300册

•
ISBN7-5059-1589 4/I·1084 定价: 4.25元

第一部

第 一 章

圣诞节前的最后几天，旧金山到处都挤满了购物的人。人们从“梅赛”、“爱·玛格宁”和“内曼—马库斯”等几家最著名的百货公司里挤进挤出，一看他们手里捧着的大量礼品，便知都是急着准备回家过年的。在斯托克顿大街和吉里大街的拐角，一个乞丐正把别人施舍的硬币丢进面前的一个小桶里，发出叮叮的响声。空气中飘散着炒栗子的香味。尽管天正下着濛濛的冬雨，一个少年合唱团仍在联邦广场上高唱着圣诞颂歌。街上的人们竞相拥上开往鲍威尔和马基特的索车，但在一旦彼此发生冲撞时都表现得非常有礼貌，下个星期将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狂欢日子，但今天他们还是互相赔着不是，还记得社交场合所应有的礼仪。

晚上六点半，金融区的所有办公大楼都几乎空无一人了，希尔塔大厦的灯在清洁女工关上大门后也全部熄灭了，女工们也都急着想回家去津津有味地品上一杯加奶油的甜酒。

唯独在大厦第41层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男人坐在黑暗中神情忧郁地凝望着窗外。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欢乐，但此刻马丁·罗斯则完全感觉不到。他坐在大转椅上凝神注视着窗外早已暗黑的都市夜空，一种孤寂的感觉使得他的面目憔悴。马丁突然觉得他以往的生活好像是一直处在这

种转瞬即逝的黄昏中。他深深地叹了口气，眼睛仍旧一眨不眨地凝望着夜空，但他的思绪却像一只张开了双翅的巨鹰，从旧金山飞到了奥克兰。虽然他知道那是一个遥远的空间，但今晚他仿佛觉得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桥梁，这段距离变得完全不足道了。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我们，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他想。直到今天早晨他还一直认为他的生活是平静而满足的。如果说他的生活中缺少一种激情的话，但它还是充实、美满的。然而一瞬间似乎什么都改变了。

今天他在一种完全偶然的情况下碰到了詹妮·麦考儿，使他年轻时的所有渴望和激情一下子全被重新唤醒了。他突然意识到他失去她是多么地可怕，他对她的爱从没有停止过。在那见面的一瞬间之前，他还以为在经过了25年的岁月以后他已经完全忘掉了她。上帝知道他是如何地竭力想忘记她，而且在最近几年，他几乎能够欺骗自己说她仅是一个梦幻，仅是……就这样，直到今天。

他很快地站起来，踏着厚厚的羊毛地毯走到门边打开了电灯，他看着门背后镜子里映出的那张苍白而扭歪的脸。马丁今年53岁，他一直认为自己仍旧很年轻，他的肚子是平而坚实的，他的厚密的灰色头发是他还年轻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但现在他第一次发现他已是一个中年人——一个男人的最好时光已经过去了。

25年前他失去了詹妮，而后听从了母亲的安排建立了自己现在的生活。他接手了他爸爸的经纪人事务所，娶了一个很不错的女人，一个和他青梅竹马的姑娘。这些年来他一直把抚养他的两个孩子作为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这一点在这

次重新见到詹妮后的现在仍没有改变。

灯光在镜子里映出了他那张冷峻的脸庞，深陷的眼窝里那双深蓝色的眼珠一动不动。他不知道今天詹妮在见到他时都想了些什么。时光岁月对她是那样仁慈，她的身材还是那样苗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双爱尔兰琥珀色的眼睛和新鲜蜂蜜色的头发也完全和从前一样，她也48岁了，但甚至比以前更漂亮。

他把几块冰块放进空玻璃杯，倒满了威士忌后又加了点儿苏打，他一口气把它喝干，然后又走向办公桌前坐下。这些年是如何度过的？更重要的是，自己怎么能让宝贵的年华白白地过去呢？

“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投降方式，”他高声说，“为了一个非常优惠的允诺，大多数人都付出毕生的精力去试图实现它。”

马丁出生在旧金山一个极为富有的犹太人家庭，他妻子西尔维娅也出身于一个类似的家庭中。自从他们结婚时起，他就一直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那是一个妥协吗？当然是。但西尔维娅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妻子，她所具备的美德比他所预想的还要多，就是当初他企图解除婚约故意找碴时，她也一直保持缄默不予深究。但今天他才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欺骗自己。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詹妮。

就在今天早上他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他还想到了25年前和詹妮在一起的日子，往事的记忆潜伏在他的心灵深处，时时在窥测时机以使他的生活再次陷入混乱。

每个星期四是西尔维娅进城的日子，她将离开在伍德赛德的家去圣弗朗希斯饭店和马丁一起吃午饭。午饭后她就去

逛商店买东西，晚上经常是约朋友们到家里来吃晚饭或到剧院去看歌剧。

今天还是像往常一样，马丁和西尔维娅一起在饭店吃了顿简单的午餐，他们俩中午都不想多吃。多年来他们在饭后都只是谈一些轻松的话题：关于他们的家，他们在诺布希尔的房子和他们的孩子。一点半他们走下圣弗朗希斯饭店的宽大石阶，穿过鲍威尔大街到联邦广场上去散步，广场上很多欢乐的孩子聚在一起唱着圣诞颂歌。他们在爱·玛格宁百货公司的门前停下来，在进去之前西尔维娅在马丁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然后温柔地说：“喂，马丁，今晚对格兰特要友好些。”

“我一直很友好。”

“不，你不是，我知道你讨厌克雷格，你只是为了我的缘故才去和他打交道。而劳拉对我是不可缺少的，我需要她来参加即将举行的春季舞会……我真的这样想。啊，亲爱的，就这样说定了——争论是不合时宜的，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会尽力去做的。”

她脸上露出了微笑，“谢谢，你知道，马丁，当你心情愉快的时候你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

他也笑了，“啊，你的恭维对我是个极大的安慰。到时候我回家来接你。”

当他在等候交通灯准备过马路的时候，他突然看见詹妮在街对面走着，一时间他简直怀疑他是否在做梦。他的脉搏加快，人一下子僵在了那里。过了一阵，他好像醒悟了过来，不顾街上如流水的车辆，大声叫着詹妮的名字冲过马

路。

詹妮慢慢地转过身来，搞不清是否真的有人叫她。忽然，马丁越过了拥在他们身前的人群，他们面对面地站住了，她终于看清了叫她的人。

“我真怀疑是在做梦。”

马丁摇摇头作为回答。“自从那次我们被拆散以后，我就一直寻找着和你重逢的机会。”

“我背向着你，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无论从那种角度，我都能马上认出你来。”

“即使在这么多年以后？”

“是的，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你一点儿都没有改变。”

她笑了，“我当然有改变，我们全都有改变，但你看起来还是那样精神，马丁。”

“真的？谢谢你……生活对你似乎特别的优待。”

“别说笑了，马丁，你过得幸福吗？”

“是的，我想是的。你呢？”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四处漂泊。”

“你在这里干什么？”

詹妮踌躇了一下。

“我是去亚洲的中途在这里停一下，我是代表公司去和日本人谈判的。”

“你住在哪儿？”

“费尔蒙特饭店。”

“你可以呆多久？”

“只到明天。我坐明天晚上七点的飞机走。”

“噢……明天下午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在一起喝点儿什

么。”

“你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我才不管它是好是坏呢，我只想见你。”

“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大害处。”

“请问我现在应该如何称呼你？”

“麦考尔，詹妮·麦考尔，和我们从前在一起时一样。马丁，咱们这次见面是完全没有料到的。”

他想张开双臂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真不想让她离开，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说：“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詹妮消失在人群里。马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办公室的。他突然发现他自己站在一排结实的橡木门前，他看看门上面刻的名字：罗斯、赛佛、罗斯、斯特恩和希尼斯。他还依稀记得他爸爸在事务所花名册上添上第二个罗斯的那天。他不相信他的名字是值得载入九十年前由他曾祖父创建的这家著名的经纪人事务所的历史中。

关于身世的偶然性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如果他不是罗斯事务所的继承人，或假若詹妮·麦考尔不是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话，那他们的生活就很可能完全两样，因为詹妮对他要继承他家庭的传统有威胁。他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喊：

“您必须宽恕我，爸爸，我知道我有很多地方让您失望，但在詹妮的问题上我是服从了您的意愿。我曾经放弃了她，但我今天再也不能那样做了，请宽恕我，我认为我现在所要做的事是对的，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我的生活中所需要的某些东西不能再被夺去了。”

猛地从往事的遐想中惊醒过来，马丁转动门把手打开

门，穿过门厅向他的办公室走去。这时查尔斯·希尼斯从开着的门里喊他：“马丁，请进来！”

他在门口停住了。

“感谢上帝，马丁，你总算回来了。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要听听你的忠告。”他手中挥动着一本黄色的备忘录，“因为它在星期一早晨将不可避免地使我们陷入……”

马丁知道此时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答复，他太心烦意乱了。他打断了查尔斯的解释，说：“OK，把它交给我让我先看看。”

他接过备忘录匆匆扫了一眼，走出查尔斯的办公室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他的秘书南希正在等着他，她来事务所的时间比马丁还长，她的脾气比西尔维娅还要好。这时她注视着他的脸问：“一切都好吗，马丁？”

他只是咕哝了几声就走进了他的私人办公室，这时他不希望受到任何打扰。他试图专心地读那个纸夹，但做不到，他的脑子里只想着詹妮。如果他早或迟一分钟走过斯托克顿入街的话，就绝不会碰上她。好像是命中注定他们将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

他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丝毫没有留意时间的流逝。直到南希在外面敲他的门时才猛然惊醒过来，他抬眼看了看桌上的钟，已经6点了。

“我回家之前还能为您做点儿什么？”她走到写字台前，看样子并不太情愿，因为今天是圣诞前夜，她想尽早赶回家去。

“你怎么还没走？”马丁问。

她微微一笑，“因为我是一个老秘书，要完成一些收尾

工作，如果您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祝您圣诞节快乐！”

他站起来拥抱着她，“也祝你快乐！南希。”

南希关上门出去后马丁知道自己也该走了，但他没有马上走，还坐在那里一口一口慢慢呷着杯中的酒。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他知道他要迟到了，他心中充满了一种负罪感。他站起来，抓起雨衣走出办公室。

他到家已是7点半了，西尔维娅正在卧室里忙着化妆，“快点儿，马丁，你回来得太晚了！”

“我知道——我很抱歉！”

“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打个电话回来。”

“你说的完全对，我对此深表歉意！”

“好啦，不要光站在那儿说了，只能给你二十分钟的时间去刮胡子换衣服，我已经把你穿的衣服放在床上了。”

看到马丁听话的坐在床边上，她的气渐渐消了。他看起来是疲惫极了。她用一种和解的声调说：“我去给你倒点儿酒，你先休息一下再换衣服，好吗？”

“谢谢，”他的确需要点儿时间把自己从遐想中拉回来，以使自己清醒地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是西尔维娅，他的妻子，而詹妮只是一个梦幻中的人，他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世纪没有见过她了。当西尔维娅拿着威士忌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洗梳完了并也穿好了衣服。“过来，亲爱的，”她说着在他的面颊上吻了一下，“有时我真像一个爱唠叨的妻子。”

“不，这不能怪你，是我回来晚了，我很抱歉！”

“好啦，现在我们俩完全和解了，我不是一个会体贴丈夫的妻子。OK，把它喝了，我去叫汽车。”

马丁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向来不喜欢鸡尾酒会，而

且今天晚上的酒会更是令他感到厌恶，但他不能找任何借口推脱，尤其是当他看到西尔维娅那容光焕发渴望去的样子。

他们到达诺布希尔饭店时酒会早已开始了，人太多，很多来宾都只得坐在楼梯上，西尔维娅和马丁从他们身边挤过去上到二楼。大厅里完全是一幅冬天的奇景，许多种在大木桶里的圣诞树上缀满了小彩灯。大厅里充满了菠萝和高级香水的气味，太强烈的香气呛得马丁几乎喘不上气来。“亲爱的，”劳拉走过来拥抱了西尔维娅，“你的到来使我非常高兴！我刚才还以为……你来得太晚了。”

西尔维娅笑着说：“在这么多著名人物当中你还会注意到我们？”

“我的体形保持的还不错，你说是吗，马丁？”

“是的，你的样子真可爱，”马丁应酬着，打算躲开这些喝着杜松子酒的欢乐的人们。

“谢谢你的恭维。现在请你们去随意玩吧！”

西尔维娅四处转悠，和许多熟识的人打着招呼，而马丁则在大厅的角落里徘徊，懒得去听那些无聊的谈话。“我觉得她非常讨厌，她怎么能穿那样一身紧身衣……”马丁继续往前溜。“你知道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从一个侍者的托盘里抄起一杯威士忌苏打酒，走到一个最不显眼的角落里。当西尔维娅出现在他身边碰碰他的手肘并说“在想什么呢，马丁”的时候把他吓了一跳。

“你被他们夺去了，而他们是根本不值得的。”

对马丁这种冷淡的情绪她早就有思想准备，“好了好了。你自己一个人站在这儿干什么？”

“试图躲个清闲。”

看着她的丈夫，西尔维娅感到很不安。她知道他讨厌这种大社交宴会，但是她的朋友们经常举行这样的宴会并总要邀请他们。她和马丁就像是那样一对夫妇：妻子喜欢海滨而丈夫却喜欢山岳。咳，她现在也顾不上多想这些了，“也许稍微吃点儿东西可以减少一点儿你的不快。”她温柔地说。

一种有罪的感觉冲击着他，就好像他已经给詹妮打过电话了。西尔维娅怎么知道有什么事正在使他烦恼？

西尔维娅用手挽着马丁，把他领到餐桌前。

桌上丰盛食品的诱惑真是使人不可抗拒：一大条涂了蛋黄酱和松露的鲑鱼；夹肉冻的小面饼；鱼子酱和黄瓜肉冻；加白兰地和杏仁烤的大红虾。而在桌子的另一头放着许多大腿和一只装满牛肉片的火锅。

“这些不都是最高级的食品吗？”西尔维娅说。

马丁看着满桌的食物。它们的确是令人惊叹的，但他一点儿胃口也没有。

西尔维娅递给马丁一个盘子，自己也拿了一个，尝了一口大红虾，她说：“确实好吃极了。”但马丁还是没有动。当他茫然地盯着那些食物时她不安地注视着他。

“你真的不吃点儿，亲爱的？”

她突然担心起来，马丁是喜欢好食品的，而且就是怕发胖也从没有少吃过一顿饭。马丁也感觉到了她的担心，赶忙打起精神勉强吃了几口，并且向人群走过去和熟识的朋友打招呼。他甚至对劳拉和克雷格露出了微笑。

11点以后他们才最后一批离开，将近午夜时马丁才关掉了他们卧室的灯。但即使在黑暗中他也无法消除他妻子正逐渐增大的疑虑。

西尔维娅知道马丁是不喜欢大惊小怪的，但今天他从公司回家后的举止一直都是令人费解的。突然她的心跳加速，她想起几天前马丁曾找医生为他做了一年一度的身体检查，也许……也许……上帝，她从没有想到过会出什么意外。但去年有了个他们最要好的朋友由于心脏病突发而猝死，这就够了，西尔维娅。她想唯一的办法就是问清楚。“亲爱的，你的感觉良好吗？”

“是的，当然很好。你为什么问这个？”

她耸耸肩膀，“我也不知道，马丁……”她支吾着。

他们躺在各自的单人床上沉默了一阵，西尔维娅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最后，她说：“今天晚上你很不正常，马丁，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马丁的心脏急剧地跳动起来，就仿佛自己的心事全被她看穿了。他是有烦恼，是一种生怕伤害了她的烦恼。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亲爱的，”西尔维娅坚持着，“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认为你是碰到了什么危险？”

“不，绝对没有。”他急忙否认。

“你说的是真的？”

“是的，当然是真的。”

“亲爱的，如果你出了什么问题，你知道我是多么地担心。”

“我知道，西尔维娅。”他愧悔地说。

她认为马丁可能是病了，她叹了口气，“咳，你好好睡吧，马丁，我爱你！”

马丁把双臂枕在脑后，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天花板。他想：这该死的命运，一次偶然的相遇，就要破坏了我们的安宁？“我也爱你，西尔维娅。”他说，而且他从前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这条路他可能走不下去了。

第二章

这天晚上马丁根本睡不着觉，他不能不想詹妮。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毁灭。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是一名犹太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要想在他们之间搭鹊桥则更是不容易。即使为了她，他也不能够抛弃信仰，因为家庭的传统信条在他心中是太强大了。希特勒对犹太教的残杀远远超过了对付一个宗教，正像那些纳粹战犯们所说，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忘记他们的历史。

马丁的曾父母是早在十九世纪初的一次反犹浪潮中被从法国驱逐出来的许多人中的一个。在推翻了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大革命后才由犹太人区里放出来。可不久犹太人就看出，在第二帝国时期他们所得到的也仅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犹太人区和一个丧失尊严的世界大流亡。他们曾希望大革命能保护他们作为法国人的地位，但他们完全失望了，他们被禁止返回家园，他们的子女被拒之于大学门外，而且受到甚至比以前更多的严格限制。

因此法国犹太人和从俄国、德国、匈牙利逃出来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共同推举爱泼瑞姆·罗森伯格做他们的头。

当时社会上盛传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因此这些流亡者们都渴望着能去美国，对他们来说美国是希望、是梦